



51

胸怀朝阳的人们

天津人民出版社

胸怀朝阳的人们

(报告文学)

· 天津人民出版社

胸怀朝阳的人们

（报告文学）

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1972年1月第1版

197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2·354 每册0.42元

毛主席语录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
迹也可以造出来。

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
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放在自
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目 录

胸怀朝阳的人们·····	天津重型机器厂写作组(1)
铁水奔流铸红心·····	天津市第三铸造厂写作组(123)
红色铸钢工·····	冶金局通讯员学习班(143)
春天的颂歌·····	天津市染化八厂写作组(148)
风雨送春归·····	天津市物资回收公司熔炼厂写作组(167)
雄心壮志绘宏图·····	天津化工厂写作组(183)
愚公志·····	天津市鞋楦厂写作组(200)
后 记·····	(218)

胸怀朝阳的人们

天津重型机器厂写作组

一九六九年八月八日，一股红色电流通过北京——天津的电话线，传来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为落实伟大领袖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中央交给天津市四百万人民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自力更生、多快好省地建造一台六千吨水压机！

这天下午，市革委会设在天津郊区的“五·七”干校接到通知，叫老邢立即赶回市里。干校要派车送，被老邢拒绝了。不到十分钟，这个老战士已经把行装打点利索，告别了干校的同学，背起背包，踏上了通向天津的公路。

老邢怀着象每一次接受党交给的新任务时那样的兴奋心情走着，他想：毕业了？……不！还差得远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算起，我不过才是三年级的小学生。跟着毛主席继续干革命这一门主课，我是要学一辈子。

俗话不俗：“秋傻子”一点不假。这八月的太阳还跟喷火一样，空气又燥又热，公路晒的焦干，老邢隔着

胶鞋感到脚板烫的火辣辣的，汗水顺着花白的鬓角涔涔地流下来，后背已经湿透了。老邢越发精神抖擞，有力地甩动着手臂。“热吧，越热越好，现在正是稻谷灌浆的时候，正需要‘秋傻子’曝晒哩！眼看这第八个丰收年又是十拿九稳了。”老邢不觉喜气洋洋地打量起公路两旁的庄稼来。

这真是一个金色的、令人愉快的秋天。大片大片的滚滚稻浪，开阔明朗的蔚蓝天空，在老邢心头上激起了一阵阵浪花：二十四年前，他作为新四军指战员的一个代表，在延安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亲耳聆听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散会后，他带着这两个光辉的文献奔赴抗日战争的第一线，耳边还回响着毛主席的伟大声音：“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二十四年后的今天，老邢的耳边也在回响着一个伟大的声音：“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他就是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这条团结胜利的路线，去接受党交给的新的战斗任务。想到这，他情不自禁地用略带山东味的口音轻声唱起了革命样板戏：“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

怪不得同志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老邢显得年青了，白头发好象比以前少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老邢的精力更加旺盛，更加朝气蓬勃了！你看

他昂着头，挺着胸，迈着大步走在大道上，走的是那么稳健，那么豪迈。当年，他带着游击队去端掉日寇的“乌龟壳”就是这么走着；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他带领着一个师，参加了伟大的解放战争，南征北战，也是这么走着……

经过六个多小时的急行军，老邢准时赶到了市里。领导同志热情地欢迎他，接过他的背包，紧握他的手。

晚上，会议室里气氛非常紧张、严肃、热烈。老邢仔细地、一字不漏地记着领导同志的指示。

六千吨水压机是大型锻压设备，它是重型机械制造行业必不可少的关键设备，要发展发电、冶金、造船、机械、交通和国防工业都离不开它。解放前，帝国主义为了奴役我国，千方百计限制中国人民制造这样的大型设备，从而使我们国家的机械工业长期只能修修配配，不能自成体系。解放后，在毛主席“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伟大方针指引下，我们的机械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毛主席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指出，要发挥沿海工业基地的作用。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天津的代理人疯狂抵制和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他们不是发挥天津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而是用大拆大搬、关、停、并、转等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把天津机械工业搞的缺骨头少肉，有胳膊没有腿，配套水平低，不能成套地制造大型机器设备。这就严重地妨碍了毛主席“备战、备荒、

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的落实，远远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

国家叫我们自力更生地制造六千吨水压机，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对天津市四百万人民的信任和鼓舞！我们一定要坚决保证完成这项任务，改变我市的机械工业面貌，有力地支援内地建设，加强国防，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六千吨水压机安在天津重型机器厂。市革委会决定派老邢负责这项工程的筹建工作。

老邢，将具体指挥这一场天津工业战线规模壮阔的大激战。

最新最美的画图

六十年代最后一个冬天，六千吨水压机大会战的序幕，在天津重型机器厂揭开了。

一场激烈的争论过后，已经是晚上九点钟了，驻厂军代表张政委耳边似乎还在响着两种不同人的声音。

有人主张让工程师兰净担任水压机设计组组长；也有人坚决主张成立水压机三结合设计小组，让老工人王祥如担任组长。

两种人都有自己的理由，前者说兰净政治上没有什么大问题，技术上有一套，搞设计是驾轻就熟，在厂里这样的人材不多；后者说，经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设计不能再走老路子了，必须让工人阶级领导设计。

王祥如是和机器打了三十年交道的老钳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解放前，踩着苦海，背着仇山；解放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一步一个脚印，从不含乎。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炮打本厂的走资派，火烧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天津的代理人，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王祥如都是挺身冲在最前边，高举着“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旗下是一队队年青的工人。走资派拉他不行，哄他也不行，最后说他领着青年人“闹事”，背地里骂他“强种”，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但是，王祥如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始终坚定不移！风吹浪打不回头，泰山压顶不弯腰。只有叫这样的人参加设计，领导设计，才能保证我们的设计工作不脱离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搞出真正具有先进水平的水压机设计来。

这难道仅仅是两种不同的意见分歧吗？

不！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设计思想，两条根本对立的设计路线的斗争。

革委会几个领导同志，一致认为还要听听群众的意见，工人是会选出自己信得过的代表人物来搞好设计的。

张政委来到了锻压车间，立刻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精神为之一振。他脱掉棉衣，接过工人的长钳子干起来。炉膛里火苗熠熠，把车间映得通红。七、八台汽锤，咬住锻件铿铿锵锵一顿狠擂，砸得地动山摇，响成

一片，锻件象火蛇一样在砧子上翻舞。不一会儿，张政委脸上冒出汗珠，和工人的汗水甩在一起，洒在了锻件上。

老锻工宁千锤把毛巾搭在张政委肩上，夺过钳子，关心地说：“政委，歇会儿喘喘气。”

“小伙子们劲头真猛啊！”张政委擦着汗高兴地说。

“听说国家叫咱天津造一台六千吨水压机，咱工人的手心都发痒了。为了抢时间，一个月的任务十天就完成了。小伙子们真恨不得一锤就锻造出水压机来，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千锤师傅一边轻快地挥舞着长钳子，一边跟张政委说着话。

“千锤师傅，水压机要开始设计了，你们看让谁来领导这个设计工作好？”

“设计嘛，这可是关键的一锤！设计设计，百年大计。这一关可要把紧。”

“张政委，听说要让兰净当水压机的设计组组长，这可不行呀！”炉里的锻件打完了，青年工人们喜笑着围过来，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

政委心里想：风传的好快呵！顺口说：“是有人这么提，但革委会还没作决定。谁当这个设计组长，要听听大家的意见。”

“兰净这个‘银牌’的工程师，洋墨水倒喝了不少，就是脊梁骨太软，挺不起腰板来，只会‘抄’不会

‘超’，一年到车间也来不了两趟，叫这样的人搞总设计，咱可真有点不放心。”宁师傅说。

“宁师傅，您怎么叫他‘银牌’工程师？”一个刚进厂的徒工大声插进来一句。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的修正主义路线毒害下，咱们厂走资派把技术人员分为三等：出门留过‘洋’的叫‘金牌’的，象清华大学这样‘名牌’学校毕业的是‘银牌’的，普通大学和中专毕业的技术员就成了‘铜牌’的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工人愤怒地批判了刘少奇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但是还有的人对那个‘金牌牌’、‘银牌牌’恋恋不舍。摘掉‘牌子’容易，彻底换个思想，改造世界观却不是那么容易。象兰净这样的人，还需要很好的改造，可以参加设计，但不能当设计组长。”

“对，水压机设计一定要按照《鞍钢宪法》中的指示，成立三结合设计小组，要有工人参加。”工人们响应着宁千锤的意见。

“你们看，这个设计组长叫谁来当好呢？”张政委问。

“我提个人保险错不了。”千锤师傅很有把握地说。

“谁？”

“王祥如。”

“对，谁不知道王师傅是有名的钻头脑袋。”工人

们热烈地支持着。

“祥如本来就是块好钢，文化大革命又把他淬了火，政治思想好，路线斗争觉悟高，真象钢钻头一般，多厚的钢板叫他一‘钻’就透。祥如对毛主席的感情深，对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有股子刚劲和强劲，象火车头一样，认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一直跑到底不回头。叫他搞设计咱工人信得过，一百个放心！”谈起王祥如，千锤师傅就好象肚子里有说不完的话。

“王师傅下班走了吧？”张政委本来早就认识王祥如，但是今天晚上听工人们一介绍好象才了解他，很想找他谈谈，忽然想起王祥如是正常班，早就下班了，便随口问了一句。

“王师傅没有走。”一个工人出乎意料地答了一句。

“没有走？”

“你看，他的书包、饭盒都在工具柜上放的好好的，他连中午饭还没吃哪！”

“他忙什么去了？”

“这些天，祥如的强劲又上来了，”千锤师傅接过了话茬，“听他孩子说，每天都拿着毛主席著作学到深更半夜。我估摸，八成是为了制造六千吨水压机的事。”

大伙正在谈论着，突然电灯一闪，全熄灭了，车间里一片漆黑，紧跟着就是一声巨响。

“不好，外面风大，准是电源出了问题。”千锤师

傅说着就分派着工人去查线路，关机器，拉闸把。他最不放心的是一千五百吨水压机，他刚要亲自去看水压机，忽地一下，车间里电灯全亮了。锻工们异口同声地称赞电工是好样的，从战备出发，为革命狠钻技术，才练出了这一手迅速抢修的好功夫。

一个工人飞快地向这边奔过来，边跑边喊：“宁师傅——”

“出了什么事？”千锤师傅心里一悸。

“刚才停电，一千五百吨水压机突然失去了控制，几十吨重的活动梁，加上一千五百吨的压力一下子砸下来了……”

“啊！”

“走，看看去！”张政委紧走几步跟上千锤师傅，一溜小跑向水压机奔去。

这台一千五百吨水压机，就怕突然断电，刚才幸好水压机砧子上正放着一个大钢锭，活动大梁砸下来被钢锭顶住了，才避免了一场大的事故……

“张政委，你看这样的水压机怎么能适应生产、备战的需要？”千锤师傅看着水压机，拧着眉毛，心事重重。

“别的水压机也这样吗？”张政委问。

“都是这样的。祥如为这个问题可费了不少脑子，前天还跟我说，我们的六千吨水压机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要能应付一切突然情况。”千锤师傅说着就朝水压

机的地下室走去，边走边念叨着：“上面没有问题，还要到底下看看，是不是砸坏了管道。”

张政委和千锤师傅来到了水压机地下室门口。听到里面有敲击的声音，门缝里透出了一缕灯光，千锤师傅一愣：地下室是水压机车间十分机要的地方，平常锁着门，钥匙只有王祥和宁千锤俩人有。千锤师傅一步冲了进去，大声喝问：“谁？”

地下室里，水压机管道密如蛛网。一个人骑在最高处的一根高压管道上，宽厚强壮的背膀微弯着，两手用力拽住了管道阀门，那架式，犹如一头雄狮居高临下要跃下山岗。

“祥和，是你？”千锤师傅惊奇地站住了。

听到喊声，王祥和扭过头来，方脸膛上汗水淋淋，油渍斑斑，在灯光下闪闪发光。两道重眉倔强地往上挑着，眼睛里放射出坚韧、智慧的光芒。“快，递给我搬手，高压阀门跑水了。”地下室里瓮声瓮气地响着王祥和喊话的回声。没等千锤师傅弯腰，张政委已经把工具递到王祥手里。王祥一见是张政委，感到一股温暖：“政委，这么晚了……要注意身体。”

“老王，要注意身体的是你呀！”张政委关切地说。

“这一砸，倒也砸得好，我在里面看了个满眼，把我脑子也给砸开窍了，将来咱自己制造的六千吨水压机就再也不让它砸了。”

听到王祥和的话，千锤师傅眼睛一亮，惊喜地问：

“你想出办法来了？”

“办法，要说也简单，在回程缸内加个‘单向阀’，管它停电、停水、停气，全没关系。”王祥如说着修好了阀门，纵身跳下管道。张政委上前一步，紧紧握住了王祥如的一双油手……。

根据工人群众的意见，厂革命委员会决定由张政委亲自参加，抽调四名老工人和五名技术人员组成六千吨水压机三结合设计小组。由王祥如担任组长。

清晨，王祥如和金师傅等三个老工人迎着一轮火红的朝阳，迈着大步，精神百倍地朝设计大楼走来。走到楼跟前，他抬头扫了一眼四层高的设计大楼，说了一声：

“上！”四个老工人“噔噔噔”地登上了楼梯。这些连设计大楼的楼梯也没有登过的工人，今天登上了设计舞台。他们激动得心里象开了锅，浑身的筋骨都往外冒劲！

也正是这时候，迎着四个老工人，设计室里轻轻地刮出一股风：“工人有操作经验，只能搞工艺；画图搞设计还得靠技术人员。”

王祥如听了微蹙了一下眉头，紫红色的脸盘上流露着刚毅、挺拔的神情。

金师傅的性子就跟大锤一样，一碰冒火星：

“王师傅，这不明明是冲着咱说的！”

“这设计室现在看着挺平静，马上就要有一场激烈的斗争。”几个工人议论着。王祥如听着工人的议论，心里想：是呀，我们登上设计大楼容易，真正用毛泽东

思想把设计阵地牢牢地占领下来还要费把子劲。毛主席叫我们登上来了，我们工人就要在设计室扎下根，别说是吹点冷风冷气，就是九千个雷霆，八千里风暴，也甭想把我们撵走！

这股风到底是谁放出来的呢？

设计组去参观北国的机器城——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的路上，有两个技术人员争论起来。

“老师傅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加工制造全靠他们。如果非叫他们画图，这是给老工人出难题。还要我们干什么用呢？”说话的人白净脸，四十上下年纪。他就是兰净。

“照你这样说，工人阶级领导设计工作、我们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又怎么体现？”发出这问话的是年青技术员任强。

他没有问住兰净，兰净有的是词儿：“对我们来说，再教育的好课堂在车间，不在设计室，不在图板上。”

“不对，工人登上设计大楼就是打破设计室的四堵墙，向群众开门，就是在图板上也要体现无产阶级思想。咱们这是三结合设计组，不是什么车工组、钳工组，工人上来就是要搞设计。你拐弯抹角说来说去，还是那一套，‘设计制法，工艺执法，工人守法’，把设计和制造分家，把理论和实践分开，把三结合变成空形式，让老工人当陪衬。”兰净说不过任强便用话回避了这场争论。